

九州志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VOL.023 江南主编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浓情



地理志

異魁怪譚

VII

Fantasmal Novimeroj VII

VII

Written by GOTCHU
Illustrated by TRICKAZ



地理志

異魁悔譚

VII

Fantasmal Novomeroj VII

Written by GOTOHARU
Illustrated by TRICKART





Illustrated by TRYLEA

晋北走廊的山中鼓

题记：山中鼓，迎风舞；旌旆汗马从此出，雷门虎变不须呼。

——晋北民谣

缘起 ORIGIN

自帝都天启向东去，是巨大而不可翻越的锁河山山脉，绵延千里。这是帝都盆地西面的巨大屏障，隔开了中州和宛州。在锁河山山脉的中段，有巨大的断裂带。自宽阔的烟河平原向西，在苍茫的群山之间，突然出现百里长数十里宽的断裂，显得十分突兀。这条断裂带，就是“晋北走廊”。

晋北走廊是一块天生的福泽之地，澜州北部寒冷，中部高而缺水，南部又潮湿南行，巨大的锁河山却阻隔了几乎占据整个澜州的寒冷，也让来自澜州的丰沛水汽得以经过，让晋北走廊在遮蔽下既得到了充足的水源，也免受澜州恶劣气候的干扰。因此整条晋北走廊的土地都适宜耕种，十分富饶。在中州东部和宛州西部，晋北走廊和两端的谷地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因此有俗谚说“晋北熟，澜州足”。

绵延千里的锁河山，也并非完全没有别的类似通道，但受到人烟、资源、道路通行程度等综合条件限制，都不能和晋北走廊相比。

历史 HISTORY

在所有的“帝都锁钥”之中，晋北走廊是最宽阔的一个，也是最不像“锁钥”的一个——它实在是太平坦了。

奇怪的是，对于这条重要的防线，白胤似乎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别说是殇阳关那样规模的天

下雄关，就连关卡都没有设置一个。这倒不是说当时初生的胤朝就完全没有技术能力做这件事——殇阳关长度也有十里，所以要在晋北走廊的终点设置一道关卡阻隔中州与澜州的分界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白胤似乎根本没想在这里设置什么阻拦——他直接从晋北走廊打到澜州去了。

以当时胤军的进攻态势而言，晋北走廊确实是不需要防御的，不过在设置“帝都七锁钥”的时候，白胤想的应该是万世基业这种大事，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攻防态势，所以毫不设防确实是很可疑的事情。不过《天胤皇家镜明史》记载，有次白胤喝酒的时候，江荆向他哭诉国库已经快没钱了，所以“帝都七锁钥”不能同时开工。白胤则毫不在意地说，那就优先殇阳关，晋北走廊不管也可以，“凡天时正，帝安固，澜州兵无所出”。就是说“只要帝都自己不乱，澜州兵马再强盛，也是无隙可乘。”

这大概是白胤作为一个军事家，考察了赧朝数百年历史得出的结论。

确实，在白胤之前，澜州兵临天启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赧宁帝好大喜功，北伐蛮族惨败之后，赧朝元气不复。事后，处在澜州的休王裴裨在赧宣帝朝时，通过晋北走廊，出兵天启，一举攻占。

赧宣帝天仁十八年时，宣帝下诏，以帝位禅于休王裴裨。这当然是在刀兵之下的无奈举动。

于是第二年改元“元光”，裴裨受禅即位，改天下国号为“均”，诏封赧宣帝为怀启王。

元光二年，均帝裴裨以怀启王身死告知天下，东陆四州诸侯陆续入朝，相当于至少表面承认了裴裨的身份并表示臣服。如果不是淳、平、唐、楚四大国拒不出使纳贡，赧朝的国祚早就在这时便已断绝了，也不会有之后两百年乱世。但驱逐均庭之后，赧朝皇室的命运也没有变得好一些，而是开始了数代为臣下傀儡的日子。

休为赧诸侯数百年，都没有动乱，直到赧宁帝北伐之后，精锐尽丧，这才敢发难，其实不是休的军力强

盛，而是赧朝本身已经衰微了。

第二次澜州兵入天启，则是赧末最后十年的事情。

那时天启城被新天驱大宗主陆宗吾占据七年，天启城外二十八镇诸侯组成的联军日夜围攻，帝都盆地的局势混乱成一锅粥。在天启城终于陷落的时候，在澜州悄然崛起的夏国出兵了，他们的领袖，是后来名震天下的“碎国天”秦婴。

作为白胤的宿敌，秦婴是被白胤研究最透彻的人物。他的出兵时机妙到毫巅，正好是二十八镇诸侯和天启城中的天驱武士互相消耗力量到最疲敝的时刻。因此才能在之后横扫二十八镇，牢牢控制天启盆地，成就乱世霸主的声名。秦婴出兵前，天下只知道天驱大宗主陆宗吾的威名；秦婴出兵后，天下震惊，一个看上能够结束乱世的强者终于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但凭心而论，秦婴的武勇果决固然厉害，夏军军势固然强盛严整，但若没有帝都盆地长达七年的乱战，要一举定鼎恐怕也不容易。

山中鼓 DRUM

晋北走廊之中，最负盛名的传说当然就是“山中鼓”。

晋北走廊两侧，一直都流传一句民谣，叫做“山中鼓，迎风舞；旌旆汗马从此出，雷门虎变不须呼”。说的就是出兵经过晋北走廊，军容威严，光彩照人，这时候便是天下鼎革之时。

这个传言在夏军经过晋北走廊的时候得到了印证。

当扛着军旗的夏军从晋北走廊经过的时候，晋北走廊的黄花正开遍，士气高涨。但夏军士兵心里并不十分有底气，出了澜州，他们就要面对天下的强军了，远离家乡，甚至不知能不能在死后将自己葬在老家的坟墓。毕竟夏国只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之前在澜州甚至也算不上一流，何况他们要往的天启城内，有力抗二十八镇七年围攻、公认的天下至强者——天驱大宗主陆宗吾。

夏军迤逦前行，在接近晋北走廊出口，已经隐隐可见一条峡谷和之上的索桥。忽然平地里起了一锤鼓声，声音宏大势若奔雷，当即就震得有夏军士兵跌下马来。

最初的震惊过后，鼓点一声接一声地响起来，声音由远及近，频率也越发高起来。鼓声并不遵循理，高低轻重缓急自成体系，激越时如同雪峰浪滚，直下云锦，低沉时如大江奔流，惊动万端。声势厚重，有古朴的苍凉感。

“山中鼓，迎风舞；旌旆汗马从此出，雷门虎变不须呼。”最初的惊吓过去后，夏军的士兵齐齐念起这句民谣，从几个人开口一直到整支军队。整齐的民谣，应和着渺然不知何处传来的鼓声，居然有着奇妙的和谐共振。

“这不是人力能够敲出的鼓声，这是天也承认了我们啊，此番征战一定能够顺顺利利名扬天下！”夏军的士气一时大振，都觉得承天庇佑，是大吉的征兆，连脚步也不觉坚定了几分，很快走过了峡谷，出了晋北走廊。

在之后长达六年多的征战中，夏军攻必克，战必果，夺取天启城扫灭二十八镇，南下灭楚，北上袭淳，简直有如神助，天下列国强兵，没有能够与之对抗的。到了后来甚至连仅仅敢在夏军面前列阵的兵马都不多了，“夏国兵来了”几个字几乎和催命符一样，可以令敌军未战先溃。

他们作战实在是太勇猛了，毫不惜命，有时候明明实力处在劣势，也疯狂地不顾性命去进攻，以致于别国的军队看到夏军，都叫他们做“夏狗”，一是表示蔑视，二也是因为感觉和这群疯狗一样的人作战实在危险，隐隐表达了自己对这支军队的畏惧。只因再艰难的时刻，夏军也始终相信，胜利在自己这一方，似乎从来没考虑失败的可能性。

如果不是破天荒地出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蔷薇皇帝”白胤，天下几乎必定是属于夏国国主“碎国天”秦婴的。

可惜山中鼓声的庇佑似乎是有时限的，纵然秦婴占据了天启城，赶走了想要返回偷袭的陆宗吾，完成了鼎革天下的伟业，却最终还是在阳关一败涂地，死在了撤退回澜州的途中。

白胤击败秦婴，在天启城登基以后，声势和自信都达到了顶峰。南部的宛州是他的大本营，天启成了新的根据地，北部的淳国是他的坚定盟友。剩下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在澜州群龙无首的夏晋联盟了——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白胤在天启城稳住阵脚以后，决定亲自率军征伐澜州。他麾下的将领都劝他不要轻动，说皇帝刚刚登基不久，正应该在天启城稳定中州局势，压服那些朝廷旧臣，建立新的法度。澜州现在已经只剩下疲敝之师，一个偏将就可以扫平，已经不需要天子亲征了。但倔强的白胤是这帮老兄弟都劝不住的，他本来就是这群人中的主心骨，何况谁二能够左右他决定的素文纯和蔷薇公主都已经不在了。

考虑到这个时候去讨伐澜州，危险也确实不大，所以臣子们只好遂了白胤的心愿，跟着皇帝一起打下了澜州——征伐的过程当然乏善可陈，晋国直接降了，夏国也各自为政，往往这面胤军还没到，那边已经开城投降了，基本没打几个像样的仗。这当然让白胤感到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倒是遂了臣下们的意。

回到天启城的白胤分封了诸侯，把自己的老兄弟秋子潇封到了晋北国，息虎哲封到了息国，只是他们名义上有了封国，但都还在天启朝朝廷里办事。到了每年的秋天，白胤就会提议去晋北“围猎”，顺便带着秋子潇让他“回家看看”。但是晋北苦寒之地，九月份就冷到冰面开始结冰的地步，机灵点的动物都躲在窝里不出来，哪里有什么猎物好打？奈何没了蔷薇公主后，白胤的性子越发脱线，一群臣子又没有办法，每年到了秋天就屁颠屁颠跟着白胤到了晋北，忍着冻在野地里“围猎”野兔野狐。如此连续三年，大家看不是办法，一定要劝阻皇帝继续这个不着调的爱好了。但是晋北国究竟有什么吸引白胤的东西呢？群臣苦思不得其解。要说白胤对秦婴怨念深重吧，他也不去原来的夏国现在的彭国地界，只在秋子潇的晋

北国里转一圈就回来。而且每次回来，都显得意兴阑珊，只是到了第二年还是执拗着要去。

眼看火薇五年的冬天就要到了，如果再不想出办法来劝阻白胤，大家又得去晋北挨冻，朝中无论大小臣子，都想设法琢磨皇帝的心思。可是皇帝每次去澜州的经历都太正常了，正常得挑不出毛病来。最后还是八柱国之一的江荆发现了问题——就在于太正常了。他的宿敌秦嬰带着夏国军队兵出澜州的时候，可是有山中大鼓声的。

到了新皇帝剿平叛党，反而鼓声没响了，这不是说老天觉得白胤不如秦嬰么，这让白翎英雄的白胤脸上怎么挂得住？所以之后的“围猎”，都只是这位别扭皇帝失败之后的再次尝试罢了——说不定老天只是疏忽了，那我不如从晋北走廊多走几次。可惜的是，贼老天似乎真的睡着了，一次都没看到大胤威武的皇帝率领着齐整的大军从晋北走廊经过，去完成比秦嬰更伟大的功业。

找到了症结就好对症下药了。

白胤当皇帝之前是个当兵大老粗，所以当了皇帝以后需要恶补宫廷礼仪、帝王权术、前朝历史这些课。有一天内廷史官给他讲到“鼎革”这个词的时候，不知道从哪本古书里翻出“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句话，说战阵之上，王公赫然怒怒，未必会取得胜利。又“不小心”提到晋北的民谣“山中鼓，迎风舞；旌旆汗马从此出，雷门虎变无须呼”这句，说这里的“虎变”也是一样的意思，山中鼓声响起的时候，有强盛的兵马从山谷中经过，变革就一定会发生。可惜这个变革最终不能成功，譬如休军和夏军两次经晋北走廊出兵，都是先占据了天启城，然后败亡的例子。“仁慈之主，是不该企盼这些虚妄的征兆的。”这是史官话中的潜台词。

白胤听了，沉默良久，然后屏退了史官。

这一年天启的臣子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秋天，之后每年的秋天，也是如此。

胤末之时，变羽烈王姬野革了胤朝白氏皇族的命，但他最敬佩的英雄，却是白氏一族的先祖蔷薇皇帝白胤。

他的一生，也以白胤为目标而前进。只是白胤夺取天下的顺序是自宛州至中州，然后取澜州、越州；姬野却是完全相反，率领着变军自越州至澜州，然后中宛。

变军自澜州出发经过晋北走廊时，山中忽有鼓声响，由远及近，苍凉古朴。

变军大惊，畏惧不敢前行，姬野几番催促依旧如此。这时的变军前锋都是澜州人，为首的就是出云骑兵，纷纷向姬野说，鼓声不祥，出征恐不利。姬野不明其意，于是有史官说了秦嬰与蔷薇皇帝在晋北走廊的山中鼓旧事。姬野虽然喜欢听蔷薇皇帝的故事，却多是市井传闻，这种深宫里才有的记载还是第一次听说。既然军队不肯走，姬野索性命令全军就地停下，让乐官记录鼓谱，随后讲给他听。他虽也好打鼓，却不识谱，需要有旁人帮他录谱读谱。

鼓声连绵不绝，声调越发激昂，好似在不断迫近，停下来的变军也愈发惶恐不安，好像顷刻间就要遭受覆顶之灾。乐官不停在纸上记录听到的鼓点，手越动越快，一手运笔一手抽纸，片刻间已经写满了一叠。鼓声一阵快过一阵，一叠高过一叠，却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骤然停止。

“越千山兮野茫茫，野茫茫兮过大江，过大江兮绝天海，与子征战兮路漫长。越千山，过大江，绝千海，路漫长。埋我白骨兮瀛海旁，挽我旧弓兮射天狼。”在停下等待的时间里，后队的雷骑也唱着《歌无畏》，不知不觉赶了上来。澜州的兵马刚刚归顺姬野麾下，不愿意在勇气上输给越州的野人，纷纷又站了起来。

“征战天下，本就是白骨累累啊，纵然天势不允，又哪有停下来的可能？既然记好了谱，前锋营，起身行军。”姬野看了一眼乐师，如此下令，仿佛先前命令部队停留在这里，只是为了等待乐官记下这个谱子。

变军通过晋北走廊以后，古月衣悄悄派人在两侧的山岭间探寻，没有见到半个人影。那都是高绝的山峰，一个人攀援尚且不易，更不要说带着能够声震千里的巨大的鼓了。

后来有人听见姬野于夜中击鼓，如暴雨倾盆，有将万物化为齑粉的气势。

“……（王）喜击鼓，孤听深久，雷声隐隐。”

——《大梁河汉书·羽烈王本纪》

眠龙城

题记：战心不会蛰伏，也不会消亡，它只等着敌人跨越雷池的一刻，割喉取命。

缘起 ORIGIN

帝都七锁钥中的每一处都是战事累累，从未淡出过历史的视线。唯有一处，在史书记载中留下了近百年的战事空白。这就是雷眼山中的眠龙城。

雷眼山在帝都天启的南侧，与西南侧的黠岚山一同封住了中州与宛州之间的通路。雷眼山的山顶

四季严寒，但是与铭砾山榿木成林、雪水相应的宁静不同，这里的景观更为险要，更多的是破败荒凉。由于不常降水，也没有积雪覆盖，耐寒的灌木与苔藓遮不满地面，裸露的岩面上尽是霜色。

眠龙城就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处峭壁上，独自守护着天启南方的门户。

从规模上说，眠龙城不算大，建制上守军只有三百多人，还不及殇阳关的二十分之一，也不过就是个“哨所”的人数。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眠龙城所

的位置，只要是整队军马想要翻越雷眼山，就必然会经过这里，被这不容小觑的盘龙拦上一拦。

历史 HISTORY

眠龙城的兴建者是蔷薇皇帝白胤。白胤进入天启登基之后之后，军事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用手头的兵力拱卫帝都。阳关之战损失的十万人，让这个任务显得越发困难。

当时的白胤还未能从失去蔷薇公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真的走进太清宫，就越觉得那个最想让他登上顶端的人已经不在。白胤只把这些费脑子的麻烦事都推给秋子潇、息虎哲这些旧部处理，自己躲在太清宫喝酒。

当息虎哲和秋子潇拿着方案去找白胤的时候，却屡屡被退回来。“天启南侧，雷眼山，缺屏障。”白胤总是这样说。

殇阳关、唐兀关一类的守备尚且好说，天启南侧有了殇阳关，又需要怎么个守法，秋、息两个人通宵商量的好几天还是没个结果。雷眼山脉何其大，地形复杂，也没有现成的关卡要塞，若说防人翻山进天启，又哪有那种傻

瓜会做这种事呢？从越州进入中州的正当路线一向是从沧澜道翻越北邙山进入宛州后，再从宛州通过殇阳关进入中州。

如果单说军事敏感性，当然没人能强过白胤。这个策略，还是要白胤来看。但是白胤当时不想见人，远远看见秋息二人转身就走。无奈之下秋子潇想出一个办法，两人用一张牛皮包了两壶酒，晚上摸上太清宫去找白胤。他们两个还没走近就把酒壶打开了，酒香一下散开在夜风里。这不是青阳魂或者宫里美酒的酒香，而是蔷薇公主尚在清江里的时候常喝的一种酒。

此时白胤已经微醺了，他果然没有逃，反而迎着两个人走过来，笑得甚是开心。秋子潇知道这酒选对了，也相继一笑，转手把酒壶递到白胤手里，包酒壶的牛皮撤下来随手在白胤面前一抖，上面赫然是一份天启周围的地形图。

白胤的脸瞬间就拉下来了。以为这两人是来陪兄弟喝酒回忆往事的，结果还是为了驻防的事。白胤随手对着地图一指，转头对着守在外面的传令兵喊：“就是这儿，派一队人现在就出发，建个卡，别让人知道。”说罢接了两壶酒就转身走了。





Illustrated by 蚂蚁

秋子满和息虎哲目瞪口呆地站在太清阁上，夜风嗖嗖地吹过来，两个人都打了个哆嗦。白胤就这么把设防安排下去了，至于具体是深思熟虑后挑了个地形，还是战心愈急随便糊弄了个地方，他们也看不出来。而且军令已下，也没有反悔余地了。

这座摸不准深浅的关卡，就是日后的眠龙城。

眠龙城建立的初衷，是在最重要的军事要道上面建立最坚固的防线。至于是不是真的达到了这个效果，谁也不知道。因为之后的数百年间，眠龙城都没能经历实战的检验。

白胤登基之后派了不少使臣，深入越州各个部落去收服人心。使臣们并没有带着兵刃军队，而是带着美酒散入了各个部落。白胤的这帮兄弟都是随他打江山的武士，他们带着“得各守其祭祀香火”这样异常丰厚的条件，以及赏赐进入了越人部落，逐个击破。其实是逐桌喝倒；这些使臣本来就豪勇而善饮，带的烈酒又合越人的口味，越州很快就通通归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桌上建立的友谊实在异常深厚，白胤在位的时候，以至之后几百年，雷眼山脉中再也没起战事。

自此之后，眠龙城就成了将士最不想驻守的地方。条件艰难、气候寒冷这些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没有机会立下战功。

正史中最后一位驻守眠龙城的将军叫叶遵。叶遵是云中叶氏的远亲，据说祖上还是蔷薇皇帝白胤的近臣。但是这个远亲真的是非常远，族谱上都要回溯五代才能找到和叶氏主家的联系，实在是谈不上有什么贵族背景。但是他一直以名将之后自律，少时进入稷宫学习军事，二十七岁就做了将军。

这位叶将军，就是当时被派遣驻守眠龙城的将军。一方面是他关系不够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稷宫的成绩一直徘徊在最末几位。当然，前者也可以说是后

者的一部分原因。

就像是应和他身上微末难辨的血统一样，他这一生都交付给了这座不显眼的城关。叶遵虽然没能像同期的少年将军们一样，奔赴北陆，在蛮族的战场上博尽天下瞩目，但他确实不负叶氏名将之血——即使这样鸟不拉屎的偏远之地，守城将士的精锐程度，依然可以媲美任何一支王室所能驱使的军队。

然而风炎北征失败之后，朝堂上拨下来的补给越来越少，到后来连取暖的火石都难以维持。一直到了叶将军三十七岁的时候，眠龙城迎来了数年来未见的圣旨。内容是，雷眼山地形复杂难以翻越，即日撤掉眠龙城守备，驻军就地解散，且下了封口令。眠龙城本来就是秘密修建，补给维持困难，帝都里的白氏长老们当时正焦头烂额，不知道怎么节流才好还清风炎北伐欠下的债。

也不知是谁从账本里真的就翻出了眠龙城的给养数目。几百人的给养倒是不多，问题是把这些粮食草料兵器送到那么高的雪山上，花费的人力物力就大了，几乎相当于供养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当时连羽林天军都缩编到不到三万人，再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维持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所谓“防线”，还几百年都没发挥任何作用，简直让白氏宗祠的老人们心头滴血。

于是没有任何异议地，眠龙城关卡被撤销了。

如果是在稷宫的时候，听到这个旨意，叶遵一定会服从，但大约风炎朝将领的脾性终究还是潜伏在这个将领表面的恭顺之下。

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将半生都投入进去的关卡。

按照圣旨，撤走前的最后一日，是叶遵守城满二十年的日子。他登上眠龙城头，手持强弩长剑，转身对所有军士说：“军令不可违，今日便是诸君守城

的最后一日，下山之后，不可泄露此地安排。但是我辈稷宫同袍，多已战死瀚州。我叶遵无能为国赴死，但叶氏一脉忠臣将血，绝无弃关而去的道理，即便只余我一人，守至最后一口气，战心亦不可失。”

此事之后一百年，再也没有驻军前往眠龙城，而有关这座关卡的字眼，也再没有出现在官方记录里。

慢慢的，连身在天启帝王家都找不到这座城的位置了。谁也不知道，白胤当初留下的盘龙，究竟在哪里蛰伏着，等待从未入过口的猎物，也没人能知道，这条盘龙，到底是不是如当初设想的那样凌厉。

冰箭 ICE BOLT

历史从不急着给出答案，但是好在，它也不会放过任何给出答案的机会。

胤喜帝六年八月，乱世的狮子终于向天启伸出了爪牙。诸侯这才惊恐地发觉，在赢无翳多年经营下，离国军马已足以称霸十六国。

赢无翳带着他的五千轻骑，准备进入帝都朝拜，事实上是想突出奇兵，以五千兵马控制帝都天启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真正确定行军路线的，是赢无翳麾下的智将，离国三铁驹中的左骖——谢玄。离军避开了守卫严密的殇阳关，转而选择翻越雷眼山，突袭天启。

雷眼山中真正能通行的道路并没有几条。谢玄提出了这个方案，却也不确定能够畅通无阻地完成目的。毕竟雷眼山是凡人眼中的“天险”，要一整支军队翻越数千尺的高山达到奇袭的目的，在军事史上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

五千轻骑若是在险关上遇到天然的险地，一定会受到重创。

但是赢无翳并不把这种危险放在眼里，对他来说，没有过于危险的挑战，只有不够刺激的战事。

赤甲骑兵严整地排成一线，沿着蜿蜒的山脉前行。队伍超越了常人不能想象的障碍，在几乎个个被冻成雪人的时候，也悄然离山顶越来越近，道路跟着越来越险峻，山上的植被并不高大，可是反射的雪光几乎可以令人变盲。

所有离国的士兵都没有抱怨，他们在沿途默默用白雪埋葬了倒毙的同伴，坚定地跟随霸主的脚步。离国的士兵大多是越州的“野人”，是赢无翳给了他们尊严，和夺取天下的野望。眼看就要跟随自己的君主踏足东陆最高的山峰之一，登临绝顶，然后一鼓作气占据帝都，雷骑军的士卒就感觉在冰天雪地里，血液也沸腾起来。

当离军从一片低矮的草地里钻出来，山顶也近在咫尺时，他们突然愣住了。一个不大却致命的要塞出现在他们眼前，猎猎的蔷薇旗帜插在城楼，仿佛嘲笑他们的愚蠢。这样的要塞放不下太多人手，但对于山顶一线的道路来说，只要几百个人，就足够让这片山峰成为离军的死地了。

所有人中最懊恼的就是谢玄，他设计了这样一条直通天启的道路，却没想到通往的终点，是全军覆灭。

眠龙城，这座绝世的险关，屹立于五千尺上的帝都锁钥，就将埋葬离国的狮子武霸天下的梦想。

赢无翳完全没有犹豫，一手提盾，拔出自己的斩马刀，就向眠龙城冲去。离军钻出草地的地方，距离眠龙城已经不远，这一刻，唯有出其不意的突袭能够挽救危亡的

局面。雷骑不愧都是百战的雄军，在片刻的犹豫后，也纷纷拔刀跟随赢无翳发起了冲锋。

在距离城楼八十步的地方，离侯赢无翳果然迎来了预想中的阻击，一支弩箭带着啸响激射而来。箭带起的气流擦过他的耳畔，唰地撞进冻得如坚石一般的土地。

箭来的方向上是一处极陡的绝壁，视野完全被挡住了，看不到城关内的动静，也看不到清晰的道路。但是在灰暗的树尖上缘，隐约能看见一个人影，那人像是站在空中一样，居高举着将军弩，正指着赢无翳的战马。

赢无翳也出了一身冷汗。离军全数在敌军射程以内，是冲不到城下队伍就损伤殆尽，还是险中求生，完全看这段路的速度。

不管如何都只能冲锋逼到关下，他知道那支弩箭的厉害，此时只有速度，才能争来最后一丝胜算。

或许关内的军马真的没来得及整备妥当，离军一路奔驰到城下，直到冲进了关口，再也没有羽箭弓矢落下。

这里太静了。

没有狼烟，没有战鼓，没有呐喊。这座城被冰雪封住的城真的像是一条沉睡的巨龙，没有动作，却像是随时会把五千轻骑吞噬殆尽。赢无翳从关内走上城墙，走道里用来架起火把的铁环都被冻得发青。这种气温下连火都不生，人根本支持不了，更别说可能射出那么稳准有力的箭。

走上城头的瞬间，他一眼就看见了远远望见过的人影，就是用弩箭射他的那个人影。城上只有他一个守军，铠甲是将军的制式，手臂上架着一把强弩。他没有回头，仍是瞄向赢无翳刚来的方向。

赢无翳提着战马刀欺到他身前，刀高举，却未落。射出那一箭的守军，早就死了。但他一直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身体中仍残余着战意燃烧的火焰，仿佛下一霎就要搭上一支弩箭，转身指向赢无翳的头颅，给侵入自己领地的敌人最后一击。

此刻的威武王想必也是心有余悸，如果胤朝王室一如往昔般强盛，此时眠龙城仍是由这样的战士守备，恐怕离军就要全部覆灭在眠龙城了。然而终究没有“如果”，胤朝这个存在了七百年的巨人，已然摇摇欲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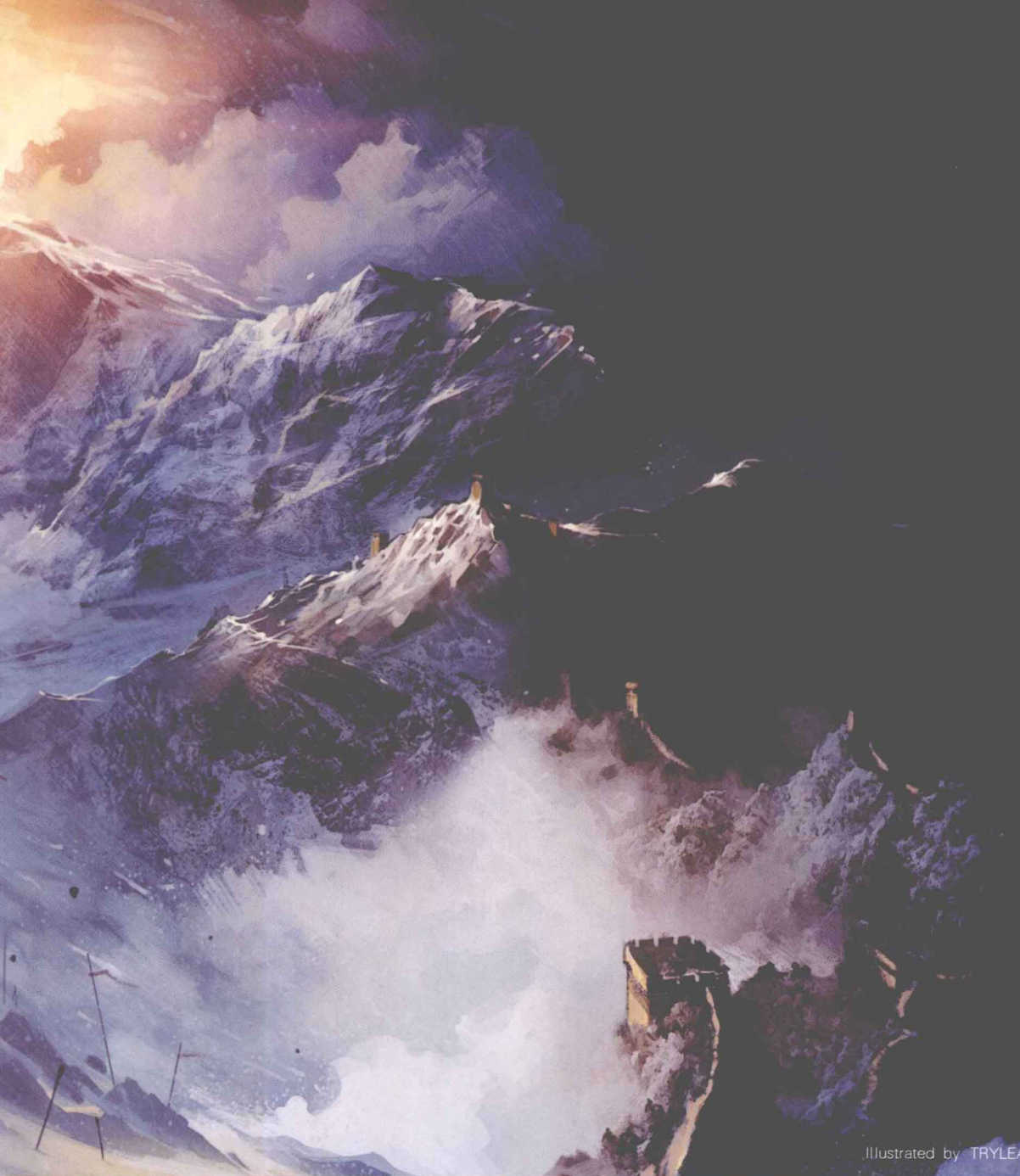
胤喜帝六年八月，乱世的雄狮赢无翳以五千兵马控制帝都天启城，截断了大胤国七百年的国祚。许多年后，威武王对自己的戎马一生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这一生之中，只有两次，别人让我停下了征伐的脚步。一次是在殇阳关，还有一次，便是在眠龙城。

当时阻拦他的，并不是因地面震动而牵动机括发出的一击强射，而是蔷薇皇帝白胤那醉后微醺时、洞悉天下的一指。

我周游各州时，曾经反复进出雷眼山数次，无论我走何处的道路，都能看见这座城关的影子。名将之血的剑锋似乎仍然指着每个经过的人，从未离开过自己的阵地。



同侪尽皆赴死瀚州，
光耀门楣。
独余此身，
生不必恋。



Illustrated by TRYLE

凭我一人，
守此险关绝地。
大胤皇家禁地，
擅逾者，死！

THE END

“寒雪寂寥初散後，春风悠扬欲来时，小屏闲放画帘垂。”

——晏殊《浣溪沙》

蛰伏的冬天过去，红稀绿遍，又到了开门迎客的时候。

晏殊写“小屏闲放画帘垂”，正是同样的意思。这个“屏”不是大的花屏，而是围绕床一周的相对短小的床屏。晚唐到宋的时候，人们睡觉的床周围是没有围栏的，有的只是屏风。到了秋天天冷了就拿出来挡风取暖；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再把床屏收起来，把帘子落下来，表示天气变暖啦，可以推屏见人了。

于是看看有什么作品像春风一样被吹到我们面前来

九州方面：

唐缺大兄的长篇大作《无尽长门》于上个月完结了，在歇息一个月后，下个月又将迎来《无尽长门II》的故事，又是满满的三十万字的力作，并不开心意不意外？

“天倾若素”苏梨叶和“千手人屠”右手这对义兄弟（对你没看错）也将相携归来，继续自己的九州旅程。苏梨叶的《十三绣衣使》第一季单行本终于即将付梓出版，忘记前情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回顾一番骨科大夫的右手君斩骨斩得声名远扬，到了大洋彼岸的米帝去继续斩骨，当然也没忘了带来血色浓重的葵花朝故事。

神秘新作者白金甫登场就献下重磅作品，八十万字的长篇力作真是史无前例的沉重。

我的北大师妹涂琳继《织锦师》、《解梦师》之后，又有新作《解梦师》，看来是要把九州的职业凑个全啊！

其他世界来的大兄们也将继续给力

风歌兄的《震旦》第二部也将再掀波澜，震旦世界越来越不平静，道魔之争刚刚解开了面纱一角，正要露出全貌。

业界名编余言兄也将带来自己的大作《神之幻灭》，讲述天师府张天师一脉后人如何拯救世界的故事。

本期终于与大家见面的长腿细腰冷艳性感的钟咖大姐姐（钟咖老师我没忘台词），就将以一个长腿细腰的女性视角，探索充满超能力的《真实世界》。

仍在继续的故事中，譬如懸懸郡主的《铸蚀天使》渐近尾声，端坐宝座之上的安德里亚，终将有足够的时间回想那个黑色皮肤的女子；温雅姐姐的《楚道石传奇》也进入到了关键点，皇子之争愈演愈烈，楚道石的腹黑路也已经走了一半，后事可期；多多的《长夜如歌》则马上就要进入高潮，宿命中的对手已然到来，端着“老头子”又要如何应对？

春风微醺，有雨水后的酒醉气，但愿读者都能“蟹杓醉，人面粉生红”，至于作者嘛，当然要“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啦！

CONTENTS 目录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Ⅶ	ISOTONE/帝陆狮
002	地理志·晋北走廊的山中鼓	ISOTONE/帝陆狮
004	地理志·眠龙城	青箬/TRYLEA
010	卷首语	ISOTONE
012	解梦师·魔	涂琳/零——
014	星空秘藏·岁正之瞳	怀砚
022	长夜幻歌·鸳鸯刺	多多/官鬼
	和歌 死咒 故人	
040	楚道石传奇·午后戾言录	温雅/子虚郎
	人头 黑市 恐惧	
084	衣香素锦录	司无衣
	锦衣 魂归 错位	
094	解梦师	涂琳/怀砚
	梦魔 海螺 身份	
126	我们就像海岛	钻咖/猫猫莲
	轮回 古宅 交换	
140	轶事界·驯猫记	钻咖
145	九州之星	叶明瑄
	复仇	锦忆之
	七日魍魉	小铁
	折柳	周六安妮
	浮屠	薄绿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169	胤周刊	麦荏
172	九州同学会	阿淳

她又做梦了。
梦到自己漂浮在，
追风逐浪的大海中。
桅杆折断在暴雨袭来之夜。
一抹鹅黄色在雨中被无情打湿。
她只有攥紧手中那只海螺，
让繁复的花纹记下梦魔的一页。

梦魔。才是最真实的内心。

谁都会做梦。
谁都逃不过梦魔的折磨。
九州世界最神秘莫测的解梦师，
她为何而来无人知晓，
她的消失，也如梦境般无痕，
如同暴风雨后，海上即将迎来的敦薄晨曦。

《解梦师》by 涂琳

详见P094

解 梦 师

Illustrated by 涂琳
Written by 涂琳

涂琳

生长于帝都的O型水瓶女。
毕业于北大，内心强大，
涉猎广泛，爱好是电影、
戏剧、摄影、爵士乐、美
食和大自然。

热爱幻想、快乐和自由。
最大梦想是去陌生的森林
或者雪山住下来养条大
狗。决心用处女座一般的
挑剔来鞭策自己写出真正
能让自己心满意足的书。
曾混迹于时尚时装杂志，
热爱九州瑰丽的世界，在
《织锦师》之后，又一
次探索九州中的神秘职
业——解梦师。以她奇诡
的想象力将梦境与真实网
罗交织，如梦似幻，却投
射出血淋淋的残酷真相。

代表作：

《潜谈》《话别》
《九州·织锦师》





星
空
秘
藏

岁
正
之
瞳

Illustrated by 怀砚
Text by 紫澜羽

素王白微明，不受重视的贪玩皇子。
任再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看不出他的前途。
深牢中他救了楚道石，
在对视的瞬间，岁正如此预言：“素王将是这天下五十七年的皇帝。”

楚道石的老师曾对他说：
“你是岁正之术的继承者，未来就在你的眼中，永远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在喧嚣中，他如梦方醒，他知道，他该上路了。
踏上一条再也不能回头，除了命运一无所有的荆棘之路。
为什么没有在牢狱中死去？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拯救自己？
岁正在告诉我：活下去，为了这个人活下去。
我要跟随这个人，带领他，指引他走完接下来的路。
这，就是我的人生。

岁正，青色的、真实宿命的代表之星。
占星师和史官，无不对它趋之若鹜。
然而九州大地之上，流传着这样的传闻：
岁正不详，近者则死。

楚道石，如道边顽石般普通的秘术士，
他的双眼，像一汪最深的潭水，
映照岁正之星最静谧的一刻。
历史，永远都这样厚待不幸的人，
在他双眼看到的一切，都将成为现实。

修文五十七年最强秘道家——楚道石。
他登上历史舞台时，还只是落魄的囚犯。
刚入天启遇上离奇占卜死亡事件，
莫名被扔进不见天日的大狱。